學春秋隨筆

學春秋隨筆目錄

先君子篤志經學尤精於三禮春秋辛亥館錢塘集

春秋說自五傳及三家註疏外有陸淳辨疑纂例劉原父意林權衡程正叔說蘇子由集解張洽集註孫莘老經解程時叔本義辨疑或問黃東發日抄趙子常集傳屬辭師說呂涇野說志張常甫經說季彭山私考豐人叔世學高景逸孔義郝仲輿直解卓去病辨義賀仲軾歸義暨文集中所載如永叔子瞻晦菴與夫大全本義所採先儒諸說曰爲編纂成一事別一紙書之以備後來抄撮凡得二百四十二卷癸丑秋燬于火不留隻字重自痛惜幾不欲生因搜覓諸家書猝不及備於是專讀三禮有學禮質疑禮記偶箋儀禮商周官辨非諸書皆甲寅後作也辛酉海昌

陳令升先生延致于家以春秋相質先生力能致書較前更倍益得歷所未見并取數年來所蒐羅者條舉件繫手不停書所輯亦較前更倍而心力由此耗竭矣癸亥七月至昭公而疾作臨歿諭經曰吾恍惚中時時如見劉原父時時有一篇左傳在吾目前嗚呼痛哉此隨筆十卷乃編纂時間有獨得者另為劄記故亦止於昭公云

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上元日男經百拜識於黔南試院之學圃

學春秋隨筆卷一

四明萬斯大克宗

隱公元年

孔子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開卷元年二字便見王室之卑諸侯之僭何以言之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爲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藩屏入爲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郎曰國自爲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孔穎達引鄭僖僃二公之有元此衰世之事不足以難之熊氏過曰史記眞公濞已上爲周王世表無諸侯年表眞公當夷王諸

侯僭端始見改元矣此爲有據魯史書之夫子因而不削以著春秋之始亦以見其僭云

春王正月（不書即位）

周正建子改月改時就春秋經傳考之原自瞭然（見之經者如書春月無冰冬十月雨雪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見之傳者如正月朔日南至六月日食日日過分而未至及火出于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之類）證之周書（汲冢周書備言三正）禮記（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孟子（孟子云七八月之閒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亦無不合漢唐以來說春秋者都無異詞至程叔子乃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似不修春秋本曰冬正月夫子修之改作春正月也劉質夫謂春字乃夫子所加似不修春秋元年下但書正月而無春

守也。閒文定以爲夏時冠周月。又似不修春秋。固曰元年冬十一月。夫子改曰春正月也。自是學者多疑之。朱子不信文定說。謂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周原改作春正月。此論當矣。乃又曰孟子之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其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周固已改月。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正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末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此又重違程子而兩岐其說。于是春秋家往往堅主夏時。以改時改月爲非。愚以爲正建有歷數可憑。有日食可推。善歷者皆能考驗。非懸空說理者比。諸儒以夫子改

書春正卽寓行夏時之意此尤無解葢由不諳歷學泥于子丑月之不可爲春且以夏時首春終冬四時順序而周時首冬夫子改冬爲春俾之順序卽爲行夏之時也噫果改子月爲春尚得謂之夏時乎宜吳氏之譏之也吳仲廷曰若從胡傳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夫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或謂如子言周周改月改時矣商則何如曰傳不云乎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是商以丑月爲正月矣又律歷志據三統歷云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卽伊訓篇大甲元祀之十二月也又言後九十五年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夫冬至子月之中也而在十二月則正

月之爲丑月不益明乎然則商之改月改時周先乎周矣○朱子據周書秋大熟未穫以證周之不改時非也按書云秋大熟未穫繼之曰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夫謂之禾是猶未實也下文又云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惟未實故能復起若已實而偃則苗心曲折斷無能復起者未乃云歲則大熟此則究其終而書之然則始所云大熟未穫乃從其後而爲言非此時卽大熟也槪此則其秋斷是周時午未申月之秋而不必泥爲夏時申酉戌月之秋矣○薛士龍謂魯歷改冬爲春陳君舉後傳因之謂魯史以夏時冠周月是因律歷志載有魯歷遂鑿爲此說趙子常曰謂魯有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歷

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歷及魯歷爲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自煬公至閔公冬至殷歷每後一日則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爲明矣此論甚善足證二家之謬○諸家主周正者有民俗用夏時之說多本汲冢書所言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及周禮有正月正歲與周詩時月皆夏時爲說愚謂既改正朔則普天率土民俗咸遵無周民用夏時之理惟是典禮所垂有三代相因如禴禘嘗烝蒐苗獮狩夏行于四仲者殷則行於四季周則時易而行於四孟皆于午卯酉月有定而如無定記禮

者必主夏時立說。王制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主夏時為說即通其解於殷周。汲書所言亦猶是也。周禮多僞不足為憑。周詩時月皆周正。以爲夏時者後儒之論也。余于學禮質疑詳辨之。茲不更贅。

踰年即位。此衰世之事。非先王之禮。按周書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麻冕黼裳受同瑁見諸侯。此世子定君位。明繼體以示天下之有主也。章俊卿曰。康王爲君。召畢爲臣。必無非禮之事。蘇氏譏之過矣。公羊所謂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既定位即反喪服。宅憂諒闇。不稱王而稱子。公羊所謂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也。明年正月乃改元正始。公羊所謂不可曠年無君也。三年之內。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既免

喪乃即位稱王以親政事公羊所謂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以此推之諸侯嗣世約畧相同而無踰年改元之事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受爵命乃即位稱公以臨臣民末賜爵覲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白虎通曰天子諸侯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此不易之論也東遷之後諸侯放恣王覲受命之禮不修三年之喪亦廢（滕人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類皆踰年即位稱公預會盟征伐之事史官因其即位而書之夫子存而不削隱著其無父無君之罪也（不終喪爲無父不受命爲無君）公羊云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此就春秋言之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此

則合於禮矣（諸侯三年之內不當稱君於外事唯金革之事無辟亦當稱子）○諸侯嗣世必即位稱公乃可以臨臣民親政事故十二公無不行即位禮者史無不書即位者春秋于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踰年即位固皆非禮然就中分別有不當立者有雖當立而有所不忍者惠公立桓爲太子（左傳惠公之薨也太子少是已立桓爲太子）則桓當立隱不當立爲隱公者立桓而攝政可也攝位而奉桓不可也故削其即位以明其不當立也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君之讎眡父又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桓見戕于齊莊不復讎般弑閔繼閔弑僖立不能正名討賊心何忍乎故皆削其即位見其宜有所不忍也書者其常不書者其變比事以觀

而義自見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曲禮曰諸侯相見于隙地曰會涖牲曰盟是會有會禮盟有盟禮春秋書會特盟先行會禮後行盟禮者則曰某會某盟于某不行會禮徑行盟禮者則曰某及某盟于某及者與也公羊曰及者我欲之穀梁曰及者內爲志二年公會戎于潛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統觀春秋我欲而書會者有之彼欲而書及者有之非通論也劉原父云令潛之會內爲志將曰公及戎于潛乎○公羊云盟詛不及三王故雖見于曲禮載在周官要皆衰世之事但春秋諸侯業已行之則當就盟之前後觀其所盟

者何事與其信之繼否以知其善惡此盟雖修好息民不數年而即有伐邾之師盟豈足恃乎故知書此亦惡之也○先儒以邾爲魯附庸非也旣曰附庸即爲私屬襄二十七年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以爲人之私則非魯附庸明矣且使旣爲附庸當好惡與共憂患相恤考春秋魯之于邾伐之者十有四敗其師圍其國入其都執其君者各一取田邑者六于他國交惡未若是甚也即邾之于魯來伐者三升陘之戰且獲公冑懸魚門矣平丘之盟且愬晉執季孫矣爲魯附庸敢出此乎又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黑肱以濫來奔而文公復遷于繹及其後衰賦于吳者猶六百乘則其地頗廣大抵與魯切

近倔彊不相能者也故盟未久而伐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於莊公兄弟也而有君臣之義恃母而驕以至于亂繩以國法不得不討莊公之失始在順母志而授之以京終在段入鄢而復窮之以伐夫段爲姜氏愛子莊欲順母志夫豈別無富貴之之道邪夫豈不知段之多才好勇而反予以爲亂之資邪在莊于此無奈母之數請而姑以予之亦謂可以快其求盈其願而不意其後之至于此也先儒謂莊故予之以養成其惡然則予之之日莊預計曰吾予以京彼必作亂彼作亂吾必克之耤令段作亂而公不聞或伐之而京不叛反助段以取

勝則鄭將爲段有此雖至愚者不爲而鄭莊肯爲之乎葢母不請莊必不予母請而莊予是徇母之私而不能裁之以制也如謂莊素有殺段之心則當請制時何不因以斃之而反以嚴邑辭之也迨乎亂作而致討亦出于不得已然段久于京而京叛之窮而入鄢復何能爲斯時諭之以禮懷之以恩段非歸死必且自亡而莊更感之以兵是兄弟之情君臣之誼段固忘之而莊亦與俱絕之矣春秋不書段奔而書鄭伯克段其以此夫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禮稱天子于臨諸侯畛于鬼神曰天王某甫而春秋稱王曰天王葢侯國之史即天子之臨諸侯者而稱之以別

于王朝之史亦以尊之也王使來賵者以改葬惠公故也脫在十月據傳初葬惠公有闕知其不赴于周今聞改葬故來賵時復傳聞仲子有故因并及之而不察其爲訛也仲子惠公之妾而得並書者惠公違禮再娶當時必請于王故王知有仲子遂以夫人禮致賵若不以爲夫人即不賵矣賵辭並舉故並書之穀梁傳以天王此賵乃專賵仲子而繫之惠公文九年秦人之襚乃專襚成風而繫之僖公先儒盡從其說此不察事情之過也仲子生雖正位夫人然實違禮再娶成風雖薨葬備夫人禮然實莊公之妾當日天王若不賵惠公未必特賵仲子秦人若不襚僖公未必特襚成風來賵來襚實主于惠公僖公而

仲子成風其兼及也春秋不言及仲子及成風者豈言及則殊尊卑非所施于君母乎然則何以知仲子之猶存也曰以二年夫人子氏薨計至五年考仲子之宮適當除喪之後遲速以時知其必爲仲子也○惠公再娶失禮仲子雖適實庶無論生不當賵即死亦不當賵賵惠公常事不書此以並及仲子故書也得夫存乎其事先儒多以宰咺書名爲貶不亦贅乎又仲子不稱夫人先儒以爲正名亦非也按之書法有所不得施也如曰歸惠公夫人仲子之賵止見其賵仲子而不見惠公之賵矣彼成風之薨業稱夫人而歸襚亦不稱夫人如曰僖公夫人成風幾疑其爲妻而不見其爲母矣果以正

名不書即當終絕之二年書夫人子氏薨又何爲乎

二年　無駭帥師入極

禮樂征伐皆御世之大權其足以取威制勝使人懾服而屈從尤莫如征伐故欲知春秋大勢者當于諸國之侵伐觀之據公羊傳例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以是按之經傳終春秋唯魯君將稱公諱之或稱師稱及大夫將稱氏名微者不言將列國之師自隱至文君將恒稱爵略之或稱師稱人大夫將悉稱師稱人無有書氏名者大夫將書氏名自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始竊疑公羊例未合王氏滑曰處父書氏名

者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名以罪之也處父盟魯侯改蒐于董易軍班令救江而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君舉亦曰大夫帥師于是始大夫始强也趙子常因二說而通之曰公羊之例當時史法也夫子修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在大夫則大夫將書大夫治在大夫也唯內大夫悉從其恒稱以見實也於乎可謂盡發不傳之秘矣蓋史官有一定之法夫子有筆削之權史法以徵事實筆削以顯世變執事以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勢瞭然于心目間矣內大夫何以悉稱氏名春秋魯史也○春秋無義戰敵國不相征凡書侵

伐皆罪也。滅人。遷。取。罪之尤者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春秋書紀裂繻來逆女。先儒謂譏不親迎非也。考士昏禮自納采至親迎。六禮備而成昏。此父爲昏主。爲子取婦者也。其常也。士昏禮記曰。宗子父没母命之。親皆没已躬命之。即繼之曰不親迎則三月壻見女父母。下載女見父母之禮此宗子父母没。自主昏取妻者也。其變也。士之宗子不親迎。且如此。又何論乎大夫。更何論乎諸侯天子。也哉。其所以不親迎者何也。蓋親迎必有所受命。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宗子上承宗廟之重。諸父旁尊不得加之。命無所受。故已命人迎而不親往。所以重宗廟

順先與也先儒知有父母主昏之常禮而不知有宗子自主昏之變禮因幷謂諸侯天子必當親迎豈有當與然則文王與韓侯皆親迎何也記云文王九十七而崩書云文王享國五十年是文王嗣位時四十八歲也又傳記言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則親迎時固周君（指王）世子也韓侯嗣位之初入覲受命未全乎尊（禮世子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命然後得為諸侯今韓侯方來受命）且蹶父周卿士韓侯入周因覲而逆未為不可且又安知非使人往逆而已不親乎然則哀公問之冕而親迎何謂也曰此指世子言之也今日之世子固卽他日之君也曰先儒謂昏事合禮不書裂繻逆女何以書乎曰杜氏于劉夏之逆后謂天

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推此則諸侯之逆必上卿乃可裂繻不氏則未命也未命大夫而逆夫人失之輕矣故書也明乎此而莊公之親迎與文公之賤逆微者皆可得其書之之故矣若夫裂繻之繫紀以紀事也穀梁于不氏但名者悉謂之國氏國豈可氏乎且不繫國知爲何國之人乎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帛伊川從公穀作伯

此經若從杜註杜云子帛裂繻字則以大夫先諸侯已爲無等況復舉其字而諱其名稱號淆疑于未當若從程傳程子闕文也當云紀子某伯莒子似矣然紀侯稱子實類居喪時方娶伯姬我知其必無是也讀春秋者遇如此類無論先儒未

可易從卽三傳亦當姑置胡氏之言當矣何云閒廷慎言可笑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此桓母仲子也據左傳惠公立桓為大子則仲子已蚤為夫人非至隱乃成之也杜註非惠公既以為夫人在隱公卽為繼母禮不云繼母如母乎以夫人禮喪其終乃事之宜非為桓而成之也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此可以責惠不當以罪隱黃資中曰先君之失禮臣子之末如之何者也斯則天理人情之至也既以夫人喪之安得不以夫人書之其不書葬者或以為桓未君或以為不反哭非也既以夫人禮喪之而不以夫人禮葬之乎

春秋不書夫子削之也再娶失禮不可爲訓故筆其薨以紀實削其葬以示義使人求其故而知之五年考宮但書仲子而不曰夫人亦此意也○或曰子何以知仲子之丞爲夫人何仲子宋武公女也宋公之女肯爲魯侯晚年之妾乎仲子非丞爲夫人惠公亦必不舍隱之長立桓之幼矣曰桓之立爲大子安知非隱公立後事曰隱桓兄弟也非父子也稱爲大子則非隱立之明矣且使惠公不以仲子爲夫人不立桓公爲大子則當隱之時仲子實父妾桓公實庶弟果何所顧忌於此二人而必尊而奉之居攝讓之虛名而取殺身之實禍乎其不然也必矣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月會乃爲朔日食必在朔春秋書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凡二十六桓三莊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僖五文十五成十六十七襄十四二十十二十一凡二十三二十四凡二十七昭七十五十七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一定五十二十五公羊謂之食正朔是也書日不書朔者七隱三僖十二文元宣八十七襄十五乃食前之月當大而小一日未朔而以爲朔一月初日也故食在二日初二日公羊謂失之前者朔在前何休謂二日食是也日朔竝不書者二莊十八僖十五乃食前之月當小而大一日踰朔而以爲朔故食在晦日前月之晦公羊謂失之後者朔在後何休謂晦日食是也二日食則二日爲朔晦日食則晦日爲朔而歷不以爲朔歷書以一日爲朔故史

不得書朔也二日食尚是此月之日故史得書日晦日食并非此月之日故史不得書日也凡此皆司歷之過故左氏曰官失之獨桓十七年十月朔日食食在朔而不書日非司歷之過蓋舊史闕遺莫得而考也趙子常不從穀梁而獨取其夜食之說（穀梁以日朔皆不書者爲夜食趙亦不從）以證此經謂食時日未出故不書日豈知食必在朔亦既夜食足知夜已合朔周人以夜半爲朔合朔即屬是日矣豈得以日未出岐之至襄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四年而再頻食歷法所必無此出一史官之記載由其怠慢食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所謂疑以傳疑也傳註未

言其闕失闕謂不書日失謂再頻食而杜氏于隱三年之不朔據已長歷所推而指爲史失則明與左氏官失相違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子爲天下共主諸侯雖君國子民天子視之則臣也故生則六年一朝以行其敬沒則弔喪會葬以致其哀所謂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於崩時尤重隨之于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此王朝赴告之稱也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三年此諸侯爲天子之服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諸侯會葬之文也旣行弔賻因見新君所謂送往事居臣道不當如是乎先儒說諸侯親往多援顧命爲據考成王崩于乙丑癸酉康王定位樹

距僅九日五服羣辟豈能聞赴並集意是歲適當入覲故諸侯多在名畢二公得卒之以見如曰聞赴而來則封域有遠邇訃至有先後道有險易行有疾徐斷不能羣集于九日之前也王崩雖同而事體各異奔喪自有定制奚必援此爲據哉雜記列國之喪弔含襚賵臨皆備諸侯相爲且然況天子乎隱公于平王之崩若爲弗聞至使王臣責賻（求賻之求責也）比事以觀無王之罪不勝誅矣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聲子也君之母氏故曰君氏公穀改尹氏以爲譏世卿夫世卿專政妨賢病國固所當譏然周室東遷政在諸

侯天子唯存祭號禮樂征伐若無所預故王臣之世不足譏春秋所譏者列國之世卿而已雖然亦未嘗須言之也祗惟因其事著其人令學者原始而要終屬辭而比事世卿之譏隱然自得於言外所謂以不譏譏之也卽如我魯公子友書矣而季孫之行父也宿也意如也斯也屢書不一書公子慶父書矣公子牙書矣而仲孫之敖也蔑也速也羯也貜也何忌也叔孫之茲也得臣也豹也婼也不敢也州仇也亦屢書而不一書此非世卿而何卽是以推而齊之國高陳鮑晉之六卿宋之華向衛之孫甯皆可得而知之矣所謂以不譏譏之也故無論此經實君氏非尹氏卽以爲尹氏亦不過從赴而

書與王子虎劉卷等耳豈有譏世卿意哉穀梁又以爲天子崩爲魯主果爾是魯盡禮于周矣求賻胡爲乎來哉間無異事而猶不之知惡在其明經也故吾確從左氏爲君氏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卒書名左氏謂同盟赴以名陸文通非之以爲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安忍稱君名禮載赴詞云寡君不祿而已其言是也但謂會同會盟知其名故死時書之則春秋書外諸侯之卒凡百二十有四未同盟者五十二而不書名者僅九彼四十三八之不同盟而書名者又何以稱焉愚以爲國君卒而赴諸侯因告舊君之終

兼亦稱嗣君之始隱七年左氏云告終稱嗣是也既云稱嗣則嗣君之名即告于此時列國遂已識之故於其卒也得書名于策固非由死時赴名亦非蒞盟會乃知名也於何徵之昭元年楚圍弒君赴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觀此則知告終之後列國必詢其嗣使者即稱名以對必然無疑也然則九八何以不名考春秋前後不名者滕三杞薛宿各一皆小國也秦三遠國也以小以遠行史畧之春秋不得而增也或曰告終時失稱嗣不知也

四年　衞州吁弒其君完

春秋弒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

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即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于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姦遂若其君眞可弑而己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旣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隣封執政相倚爲黨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魯昭衛獻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噫於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是乎然則何以稱人稱國曰稱人者以微者告也稱國者不告其人也此足以見亡惡之甚

慾制國人以威使不敢以實告也雖然春秋從赴而書其將令學者討求其實則書人之宋鮑莒庚輿莒國之晉書侯莒僕吳光其罪甚浮于稱名氏者矣唯齊商人弒君自立其當討無疑然猶曰弒其君者恨其闕之不早旣以爲君而後弒之也苟比事無關當闕 春秋書弒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莊公七年傳）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襄二十年左傳）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

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弒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弒其君此以因為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斷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傳春秋而獲存指左傳晉乘楚檮杌論春秋而幸及指孟子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殺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概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弒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寘繳與庚輿必不書人書僂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於是年乜切所謂比事者經書二月衛州吁弒其君完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有以見亂賊肆逆惡黨衆盛衛人討賊之難謀老筭深雖久而終殺之也書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十二月衛人立晉又以見衛之立君遲回慎重晉無覬覦之嫌衛人無黨暱之私尸其事者石碏同其欲者衆人故兩書衛人以昭公義此比事而見之也所謂屬辭者有二春秋書立者再見於晉曰衛人立晉足知一國之公也于朝曰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二足知一族之私也此屬辭之一春秋書弒二十四繼立者非弒君自君即奉自亂賊楚僖齊懿

宋交蔡靈楚比吳光弒君自君者也宋共晉成權齊景悼鄭襄衛獻陳成奉自亂賊者也非兄弟爭國卽藉手外援觀變待立宋桓齊桓兄弟爭者也晉懷莒著止藉外援者也齊惠莒乘此吳夷昧許斯變者也薛惠無閼觀衛靈有一于此乎之此二屬薛聖人究觀終始不禁嘅然歎興以為此二百四十二年絕無而僅有爰大書特書曰衛人立晉以見纂弒者非討賊不可為君非得眾不可為君此屬辭而見之也先儒不察責以不承國先君不稟命天子嗟討賊如衛得眾如晉而苟求尚爾彼篡奪者何以言之抑不思先君已弒國安承賊討四月乃立君安知不已請命耶石碏純臣籌之審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杞

以叔姬爲伯姬之媵左傳無文蓋註家見二年伯姬歸紀今叔姬又歸而伯姬尚存遂以爲待年之媵恐以爲非也媵未有不與適偕行者宋伯姬之歸（成九年二月）衛來媵于前（八年冬）晉齊來媵于後（晉在九年夏齊在十年夏）春秋書之八知爲譏過制（過九女）不知兼譏後期也叔姬之歸後伯姬六年其非媵可知且媵者妾也或取之卿士或取之鄰國（協[illegible]）國君女適國君若大夫（昔媵齊高固）斷不爲媵觀衛宣姜二女（昭伯所生）一爲宋桓夫人一爲許穆夫人詩美莊姜而曰邢侯之姨譚公維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夫）可見晉侯之女豈作紀侯之妾乎然則叔姬安歸也紀季也何以知之于後歸酅知之（莊十二年）既歸季季入齊盡卽從（莊三年）

曰五廟未定存亡未卜故反魯以待鄭定而後歸從一而終也春秋于其卒葬再書紀叔姬雖魯之弔贈有加亦幸紀之猶存也若爲伯姬媵則姬與季嫂叔也嫂叔不通問推而遠之又何可歸乎穀梁於此謂逆之道微故不言逆陸淳辯之曰不言逆者大夫自逆常事不書也啖助亦云但言歸不言逆知自來逆也是亦不以爲媵矣曰是則然矣詩江有汜非指待年之媵乎曰序固云嫡不以媵備數媵勤而無怨嫡亦自悔也以爲媵待年後儒之論也吾從序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周官大行人亦云

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此相於之禮無往不來有施必報不以國之大小彊弱論也儀禮若諸侯聘禮具詳大要欲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俾只作讓而聯甥舅之情篤兄弟之好大字小小事大之意即寓其中也春秋時衆暴彊陵就魯而言大國有聘無朝（聘魯者唯齊晉宋衛陳鄭）而秦楚諸大國魯往聘者亦多大國小國間及之小國有朝無聘（晉滕杞薛之屬紀鄫邾郯之類）而其來往者皆緣一時私情喜懼無報施之道即當時列國大夫所述或云三歲而聘（昭三年鄭子大叔云）或云歲聘以志業（昭十三年晉叔向云）或云諸侯即位小國朝而大國聘（襄元年傳）昔各以其意爲辭非復邦交舊典矣列國聘魯昔來聘魯聘列國但書如內外之辭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先儒據之以為天子聘諸侯之禮今考大宗伯及行人此文皆上連朝宗覲遇會同鄭註六者就王見諸侯言下承殷頫聘頫就王見諸侯之使言實指下見諸侯與見諸侯使為文則時聘謂諸侯聘天子非天子聘諸侯也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其言良是然而天子使諸侯亦有之矣大行人又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是也不曰聘而曰問尊卑之別也儀禮所載聘禮邦交之聘也王使下問其儀無考然觀襄王賜齊侯胙辭有後命猶下拜拜于堂下登受升堂受胙推此于王問當答如之何休云北面稱臣受之于大廟所以尊王命是也宋遷王室既

卑書禮傷尊聘問下同列國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襃凡伯周卿尊視諸侯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戎起大衆伐其師而執之與鄭伯伐取宋蔡衛三師于戴相似在九年彼主取師故書伐取此主執凡伯故書伐以歸不言執言以歸殊王臣也諸家多言一人而曰伐若凡伯止一人踽踽獨行然何夢夢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朝禮有二有相見之朝則天子諸侯日視朝路門外之治朝也玉藻謂之內朝對庫門外之外朝言也文王世子以路寢庭朝為內朝路門外治朝為外朝與羣臣相見是也在周禮則司士掌之有朝覲之朝則諸侯六年一朝天子是也周書六年五服一朝在儀禮則覲禮詳之朝覲之

朝王當依南面立廟中戶牖之間諸侯北面再拜稽首義主于
敬也相見之朝王當宁南面立門屏之間諸臣東西北面同上
云三公北面孤東向卿大夫西面相揖而退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義
主下交也易曰上下交故觀禮唯行于王而朝禮通于上下
君臣相見曰朝賓主相見亦得言朝大行人言所交所
以有殷相聘世相朝之制也聘使卿行朝則君親行聘
受之于廟主君接以賓禮朝禮雖無攷然其受之于廟
而主賓交好論語邦君為兩君之好益無疑也東遷諸侯粗大抵
并小弱困敝故小國朝大國大國朝盟上而伯國久設
疆令以煩諸侯故有謂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者文襄之
伯令也有謂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者叔向亡示威

也而左氏亦謂五年再相朝爲古制諸侯即位小國朝之爲禮邦交之舊豈其然乎究竟諸國來朝與會君外如其疏數唯力是視初無一定之準也要而觀之春秋之始政在諸侯故往來之朝皆成禮春秋之季政在大夫至有朝而不納者矣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是此又世變之日下聖人之所深慨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不書葬

實弑書薨孔氏以爲魯史舊文而夫子因之胡氏以爲魯史書弑而夫子削之愚取晉史書趙盾弑君齊史書崔杼弑君參考知胡氏之言爲當何則人之惡惡一也史之直筆同也安有齊晉史然而魯史獨不然乎但當

曰翬使賊公于寫氏桓立而討之史官不書安知不直書寫氏慶父使卜齮賊閔史官不察安知不直書卜齮夫子修春秋至此不禁掩卷歔欷慨焉長歎既痛忘先君之不考其終更切齒亂賊之不得其實欲仍書弒而有所不忍欲正亂賊而舊史無之遂特筆書曰公薨公薨必地而隱閔不地公薨必葬而隱閔不葬令讀者駭其獨異深求其故以知其實且也慶父之賊易見也翬構二君而桓利隱禍權首從以求書法不得誅翬而縱桓此又筆削之際所當廻翔重慎者不若諱之為安也唯桓立之日聲討翬逆如叔孫之戮豎牛其罪庶可未滅而不能也此所以為千古之罪人與

君弑不書葬公穀以爲不討賊左氏以爲不成喪愚按之經傳彼謂不討賊者蓋見衛桓之葬以州吁既殺齊襄之葬以無知既殺陳靈之葬以夏徵舒既殺是固然矣獨何以處魯桓蔡景許悼之賊未討而書葬者乎公穀于魯桓之葬則以爲讎在外也不責踰國而討也於蔡景之葬則以爲君子辭也不使父失民于子也於許悼之葬則以爲君子之赦止也嗚呼君父遇弑臣子討賊以異地而可免以父子而可恕（蔡許二君皆世子所弑）是春秋寬亂賊之塗而禮經所謂君之讎眡父與所謂寢苫枕干弗與共戴天之文皆爲虛設矣是豈聖人之意乎故書葬者果皆賊既討則不書者可言不討賊書葬者不

皆賊旣討則不書者斷非不討賊然則奈何曰左氏不成喪是也就會言之隱生爲攝主其弑也不以君禮成喪也可知閔生八年而立立甫二年遇弑國亂誰復成幼君之喪者就他國言之春秋書外弑君二十四其書葬者五衛桓葬于宣齊襄葬于桓陳靈葬于成皆成禮而諸侯會之也春秋外諸侯葬魯會則書蔡景卽葬于般賊子許悼葬于斯亦成禮而諸侯會之也其無論成喪與否皆不書葬者六吳夷昧僚楚頵虔以僭王也莒庶其密州終春秋莒無書葬者以卽夷也傳云莒卽東夷其不書葬傳明著其不成喪者五齊懿則納諸竹中也鄭靈則改葬諡于七年之後也宣四年見弑至十年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苟備則葬于

竊東門外以車一乘也齊莊則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不以兵甲也齊荼則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也餘八君考其嗣世如宋馮之于殤晉惠之于申齊商人之于舍宋鮑之于昭衛衎之于剽皆從亂不啻其皆成其喪者乎推此即宋御說之于閔晉黑臀之于靈[illegible]惠之于比其不成喪亦可知矣益成喪則諸侯會葬不成喪則諸侯不會葬會葬則書不會葬則不書理固昭然無可疑者若夫討賊之義即見于見弒之時君既弒矣繼弒有書如殺州吁殺無知殺夏徵舒即知賊既討無之即知賊未討又何必寓此意于不書葬之中哉

學春秋隨筆卷一終

四明萬斯大充宗學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閔公弒而僖公不書即位見其有不忍而削之也隱公弒而桓公書即位見其無不忍而筆之也子般弒而閔公不書即位子惡弒而宣公書即位其義亦如之削之即知弒由于賊筆之即知賊由於公謹嚴之法是即鈇鉞之誅也然則桓宣之書即位何以異於文成襄昭哀五公之書即位曰僖宣成襄定得正其終(皆弒皆非)則文成襄昭哀之書即位爲正其始矣隱公子惡不正其終則桓宣之書即位不正其始矣比事自明奚煩多辨(文成襄昭)

哀踰年即位亦非禮說見隱元年此云正始就非禮中猶爲得正耳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自宋殤即位馮出居鄭殤惑于除害之言隱四年衛州吁使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與鄭爲仇七年之中自隱四年至十年伐鄭者三入鄭者一圍取邑者一志在除馮也鄭亦伐宋者再取邑者二取郜防歸于魯取師者一志在爲馮也至是殤弒而馮立矣是舉也賊雖由督其謀實鄭非與馮險敵之啓督以相宋俾之假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以爲辭督恃有外援遂肆其毒而無忌於何知之于下稷之會知之說見

滕子來朝

春秋諸侯始稱侯而後稱子者滕也始稱侯而後稱伯

者辭也始稱侯而後稱伯若子者杞也先儒說此經不：以爲時王黜之者杜元凱也以爲滕子作喪者趙伯循也朱子曰前不見滕侯卒以爲後屬楚而戎之者程叔子也胡文定則謂首朝弑逆故降稱子以狄之孫明復程可久則謂國小貢薄自貶其爵以成禮朱子謂如胡說止貶其身可矣子孫何罪盡貶之乎故獨取孫程說愚就加權衡杜說爲近夫天子之命討一一也周室雖衰稽之經傳錫命猶行于列國莊元年追命桓公十六年命曲沃伯爲晉侯僖二十八年冊命晉文爲侯伯文元年錫公命成八年錫公命襄十二年賜齊侯命昭七年追命衛襄邾如二邾邾小邾初皆稱字隱元年桓十七年皆與邾儀父盟莊五年郳犁來來朝皆稱字後乃稱子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皆以王命進之既王能命之而使進獨不能貶之而使降于縱不能

行之。齊。晉。諸大國。獨不能行之。滕。薛。一。二。小邦。乎。家則堂謂王綱已頹陟者有之未聞其能黜亦已過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

取郜大鼎于宋

是會也鄭莊以宋馮既立慮有中變乃糾齊魯陳三君駐師于稷以防之君行師從馮位既定督相已成乃受賂而退在諸君為定宋在春秋為成亂謂薦惡也杜注稷成為平謂是會本欲平宋弒君之亂以受賂不果夫謂之平亂必將殺督逐馮置君而後去乃可曰平彼鄭莊仇宋欲納馮已非一日今方得逞其願其必不討逆也了弗論魯桓弒君自立得宋馮而不孤聞之無暇者

可以戮人末闡賊能討賊也齊侯與鄭石門之盟（隱三年）相得甚驩既雖與宋盟于瓦屋（隱八年）旋即背之而會齊鄭伐宋（隱十年）繼復與鄭入郕與齊鄭入許要結如此將唯鄭莊是聽况陳桓錄錄因人成事者乎且諸侯非知君臣大義者苟知君臣大義魯桓不弑隱之罪齊陳鄭三君之師當先至魯罪故知爲會之本意初非平亂也而篤位以是定督相以是成從此亂賊橫行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不謂之成亂而何然則郜鼎之賂何爲也曰以謝定位非求免討也

三年春正月

春月必一書王獨桓公之代不書王者凡十四（三年五年九年十年

一(一年至十七年)先儒多謂桓無王義則是而詞未盡考桓十八年中所行悉無王之事而莫大于庇翬不誅蔡殺隱之謀翬倡之而桓遂之然通國之人咸知隱攝桓適無行起而議桓者然而翬不可不討也討翬庶可以謝兄因可以自解春秋于其元年二年書其易田(許田受之天子不可私易)以成亂以見隱著其無王而猶繫王于月者以其在位日淺或一旦悔悟加翬以顯戮去非而從善也至三年使翬逆女寵任已專與弑之跡彌著又其即位以來三受王聘(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十受外朝(二年滕子杞侯六年州公紀侯七年穀伯鄧侯九年曹世子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曾不聞一介至于王廷徒使王使求車而王崩不赴(十五年二月家父來求車三月天王崩)行於國者大勞

（五年）大閱（六年大雩閱皆天子禮）大之僭上。遠狩（四年狩郎）焚咸丘（七年）之非制。行於外者輔鄭突（突以庶篡適）而盟會戰伐無虛日（十一年會宋公于夫鍾于闞十二年會宋公盟于穀丘會于虛于龜背爲突求平也宋公辭平遂與鄭突盟武父伐宋戰長十三年復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復與突會曹及突出奔郎齊會諸侯伐鄭以救突謀衛朔刺得罪天子出奔觀莊六年書王人子突救衛可見）而齊紀會盟不憚煩（朔奔在十六年十七年黃之盟託言平齊紀實謀納朔也）心皆無王之顯顯者。春秋于此欲明著之。而均吾先君。有所不可。欲不著之。而大義斯晦。亦所未安。爰寓意于春月無王。而桓自無所逃其責。傳所謂微而顯者此也。然而十年書王者。十爲數之終。王不可以終無也。王不可以終無。春秋爲天下而書王。不誣桓有王也。十八年書王者。車中之拉幹。足酬窩氏之僞尸。

筆削至此甚有所不忍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卿逆女常事書之何也病桓之德翬奉己忘其爲賊專任使而勿貳也嘻使與弒之人逆女而所逆之女卽殺身之人其氣類若默有感召然者孰謂非天道乎考魯之夫人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卽宋也亦兩代數娶訖桓始娶于齊盖桓弒君而立自反不縮求大援與如齊齊始得魯爲姻親送女以臨之桓遂親會以求之夫人于此已有驕蹇難制之勢故其卒也與夫人歸齊而還者無以異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其還也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濼水

之行男女相瀆中冓雖諫而不能止也禍機已伏于此矣

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無秋冬

桓公篇闕文凡五四年七年之闕秋冬也五年正月甲戌下闕所繫事也趙伯循謂脫陳佗作亂事亦拘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人燕人戰闕戰地也十四年夏五闕月也蓋自桓至哀已二百餘年簡牘所遺久而爛脫夫子修春秋不敢以已意增之蓋其愼也其於莊二十二年之夏五月春秋竟時無事則書首月此年夏無事當書夏四月而書五月知有事而闕之非二十四年之郭公下當有事先儒以爲郭亡蓋本管子而意之非也亦如之郭近而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卒之不書閏上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下書

乙未楚子卒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知楚子卒在閏月文闕也昭十年之不書冬三十一年黑肱之不書邾〔左傳邾黑肱以濫來奔〕更近而定六年之仲孫忌〔忌字上闕何字〕十四年之無冬亦無不如之前文定於此四年七年無秋冬謂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桓弒君當討而天王反聘是無刑也故去其秋冬天不當賞而賞〔即指來聘〕與當刑而不刑同失天王不討當去秋冬天王濫聘亦宜并去春夏矣有是理乎且其朝聘適來於夏耳使來於春或來於秋冬將謂夫子亦去二時乎噫胡氏之言乃文人之巧思非明經之正義也

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是役也鄭莊之罪不容于死所不待言在桓王亦失之

輕邊故王者舉事必權緩急謀萬全乃可以懷諸侯威天下非是則王靈褻矣桓王之立於茲十三年他諸侯不具論就魯而言隱於平王喪不赴不葬且終身不朝不聘罪宜討也而反再聘之（七年凡伯九年南季）魯軌篡立五年未聞一朝一聘罪宜誅也而亦再聘之（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就鄭而言莊初與王交惡（隱三年）然踰二年而即朝王（隱六年）又二年復以齊人朝（隱八年）是猶修臣節也繼入為王左卿士（隱九年）則常在王所也至是以奪政不朝拔以六年之期（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僅一不朝耳一不朝則貶其爵奈何其遽興師興師不於篡逆之魯軌宋馮而于一不朝之鄭鄭莊陰鷙于母子兄弟尚多餘憾（指克段事）豈知君臣大義

者肯安然受之乎且天子討而不伐謂命之方伯而已不往也今乃親帥師以行從之者唯三弱國勢渙而力不支以與狡詐不測之鄭莊爲敵奚待旝動而鼓始知王卒之必敗噫自是而王靈益不振矣自是而諸侯益張伯者興矣皆由桓王舉事不能權緩急謀萬全以至此也春秋書法雖曰尊王而筆削之際益不勝感慨云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書子同生雖因舉以大子之禮其實以著莊公之年見其嗣位之初以童稚受蔽於母而不知有父之仇動輒見制逮既長而亦不能以禮防閑也故書子同生於前所以甚文姜於後也

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突歸而忽出忽之出由乎突也突出而忽復歸雖在突之出非由乎忽也忽嗣位葬莊公矣何以不稱子通後復歸文見之也復歸稱世子不得謂出奔時非世子也嗣位矣何以不稱鄭伯而稱世子稱鄭伯則不見其為適長而突之篡隱稱世子則見突為庶孽而篡奪愈明篡奪既明雖生死皆稱鄭伯是盜賊之歸而已矣歸復歸入復入善惡雖以例拘宜就事觀之

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乙亥後壬申三日則災時當致齊粢盛無不出廩若以為災餘則色臭已變豈可薦馨魯人縱愚必不至此但

嘗爲秋祭八月乃夏之六月禮未當嘗不災固宜緩有災益宜緩宜緩不緩則非矣書八月壬申御廩災記災也書乙亥嘗記不時也分觀合觀義乃益見

十有五年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即鄭莊城之以寘子元者也申無宇有言鄭京櫟實殺曼伯昭十一年傳則突入櫟後復并得京京櫟並大邑突據之勢益彊鄭遂日削矣又突才狡猾遠過忽亹儀忽亹儀雖君鄭視突敵國不啻岌岌焉自保不暇惟祭則寡人而已邦交不及赴告不通故忽不見其終亹儀并不著其始突則始入而即有諸侯之助是年會袲伐鄭明年會曹又會伐鄭皆納突也繼復與齊陳遇十四年終則與齊桓會盟十四年會于

鄄十五年會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有裏言之臣家外援之久於以入國時。曰。猶。難。然。而。春。秋。不書人國者以究于忿則爲篡於。壐儀則爲爭壐儀無一見于經則究之入國不足志也。

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按齊詩南山序襄公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史記亦因魯桓夫人襄公女弟也夫人歸魯在桓三年襄爲夫人兄則此時亦應授室何爲遲之十七年後乃娶王姬且齊僖之卒在桓十四年必無當其身女嫁已一終十二年一星終而女之兄尚不爲之娶婦之理吾以莊元年王姬歸齊論之知齊襄乃夫人弟詩序與史記誤也又夫人歸魯後經傳不言如齊齊襄亦未嘗來魯則其鳥獸行亦始

自濼行故魯桓知而諱之而不謂遂貽殺身之禍也襄之敢于行殺者魯弱素玩而同即吾甥幼無能為不足忌也然則同非吾子之誣又胡爲乎來哉

學春秋隨筆卷二終

學春秋隨筆卷三

四明萬斯大克宗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內諱奔曰孫此如也非奔也何以書孫特筆以甚文姜也諸兒鳥獸行而戕魯桓魯請討彭生以桓喪歸夫人亦隨喪而至既而恐魯人多口因思與諸兒為暱魯之謀使魯人相忘于齊而已得安意肆志而無忌故諸兒之乞昏王室彊魯為中且請追命魯桓以慰魯臣民之意皆夫人此行為之畫也人情怨仇難于初合自王姬一歸與齊暱就而後此之會狩四年會師三年溺會伐衛五年公會伐衛八年及齊圍郕魯君臣果與相忘夫人遂得託國詐以遂其姦

而會而享而如師或間歲一行或一歲再出莊公始則幼懦無知不能逆制追積久勢成欲中斷而無從矣嗚呼可不哀哉聖人修春秋至此以爲君父大懟使魯人始終不明復讎之義者皆夫人以術愚之又夫人頻出實類淫奔奔不可書亦不勝書故誅其始行特書爲孫與負罪竄逐者同稱而後夫人與弑之情縱姦之惡昭然于屬辭比事間矣不稱姜氏者絕其族屬言非人類也先儒謂魯人責之果誰責之邪姜實靦顏忍恥豈憚魯人之責邪且果責而奔何以未久即還邪二年出會故知即還

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侯大大紀侯名庸闇無能不能强於爲善自郱鄑郚既遷

人所許必通前後論仲語參觀糾兒桓弟正合斯言
納糾一事他國可讎必不可讎他公可非公必不可糾
僖子也諸兒弒讎釋矣何以不可曰九世復讎雖不可
信然而孝子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父弒于齊何如隱惻
有目見齊人耳聞齊事而此中不蹶然負痛如不欲生
者乎讎方死而遽忘之何其忍也爲莊公者較之諸兒
尚在其寢苫枕干之忿或可寢乎要當絕弗與通以致
其終天之恨奈何因其喪亂欲爲之安定其國家而圖
其後嗣也在莊公于諸兒在日豈已相忘此衆因無足
怪春秋之義以爲公可伐齊不可以納糾而伐齊糾雖
可納不可忘讎而納故書伐齊納糾以病公糾書子以

明正糾正則小白之入爲簒明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公以夏伐齊至八月而戰歷月踰時老師費財殃民辱國而所納之子非惟不克納且畏其威而殺之噫春秋戰多不義今與讎國戰而非爲復讎益爲不義之尤者雖勝不足多而況至大崩乎公無以自立于人世矣糾畏讎而來反至見殺文承敗績之下若齊人就我師中取之以去而非使我殺之者雖以若齊人之惡亦爲齊諱恥且存國體也然而與戰異月又未嘗不昭然矣

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諸兒旣死說者謂非公于齊桓可以忘讎非春秋之旨也何以知之于書王姬歸齊知之蓋王姬下嫁不獨非公時有之魯主王姬婚亦不獨非公時有之而獨非公之經兩書王姬歸于齊者悲主讎婚也夫讎人雖有存殁怨懟雖有淺深孝子痛父之懷不以久近而中變吾父見弒于齊可及吾身而再主其婚乎雖然同一王姬之歸而前此單伯送女築館于外書之不厭其詳此僅一書歸者豈因前可以見後抑亦讎有淺深故書之有詳略與

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北杏之會在是年春諸侯多從齊齊更滅遂在六月 公與桓盟

葢有懼心焉公之忘讎而與齊同事數矣於此盟何尤

穎按以仁人孝子之衷當有惻然難安者先儒說援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之言謂齊終可平讎怨之與讎可同日語乎怨者一時之嫌讎者沒身之痛公之于齊讎也非怨也讎無時而可通范甯說讎而可通是天下有無父之人矣然而春秋不沒齊侯者以公素已忘讎何非褻疑會盟已非不必沒齊侯也或曰齊桓倡伯公不從且病國奈何曰念及父讎身可捐國可滅齊不可通也且我能自強諸侯將我服齊雖大奚懼焉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夏齊人殲于遂　秋鄭詹自齊逃來

鄭厲以十四年入國鄧之會（十四年冬十五年春）宋鄭皆與乃齊宋一伐郳而鄭遂侵宋者必郳背宋而即鄭也自是而齊宋伐之荆亦伐之南北交攻然鄭不敢不即齊也故同盟于幽（十六年冬）乃冬方同盟明年春即執其臣豈鄭介居大國之間從于彊令陽服齊而陰附楚乎考齊桓自入國以來屢以兵威脅制諸侯故魯宋鄭皆見伐而譚遂皆見滅其北杏二鄄及幽之盟（皆十六年以前）未嘗不以兵車也迨至遂成讙殲始怵然于諸侯之未可力制故潛逃鄭詹不復深責十餘年間兵雖少試亦稍戢矣論語稱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蓋自二十七年幽之會始而檉（僖元年）而貫（二年）而陽穀（三年）而首止（五年）而甯母（七年）而洮（八年）

而葵其年九而鹹年十三凡九會不以兵車伯業遂成非由遂入洩憤一殲獸有以警告之乎噫以兵車而諸侯未必從不以兵車而諸侯未必不從故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沈存中云春秋日食三十六後世歷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一行得二十七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推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某以問吾師梨洲先生先生荅曰按是年乙巳歲三月有閏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壬子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杯蓋不知有閏故以不

能台耳豈前史誤哉　某按先生云此年二月有閏是以歷法精求得之通考春秋時置閏多在歲終按文元年傳非禮也蓋歷法古疎今密按以密率是年當閏二月在當時之歷恐在去年歲終也說詳文六年

十有九年　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自諸兒既殺八年踰七年乃一如齊十五年其姦與非姦不可知然兒弟無歸寧之禮值春而失已見自此不更如齊亦見桓公能制以禮不令如前肆志矣今而頻年如莒豈不得志于齊猶更欲得志于莒乎按姜以桓三年歸魯至此已三十五年年五十餘矣淫佚之性老而不衰天之所以報魯軌者至矣可不畏哉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是役也說者謂討受鄭詹拔詹逃在十七年已踰二年豈至是始討乎蓋公自柯盟後至此七年未嘗與齊桓同事幽之盟則使微者行鄄之盟則結媵遂事當時諸侯從齊者衆魯爲望國公之不往桓之病也故以宋陳來伐西鄙亦不深入聊爲斂告之師自是公遂求昏與齊合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眚可也肆大眚不可也此必文姜遺命蒸其生前淫惡彰聞將死言善因縱赦罪人冀人懷其德而忘其醜也豈知非常之赦宥及大憝而善人更罹其殃究竟何

併于身後之名哉噫姜雖有命亦亂命也公遽從之過矣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生於桓六年至是已三十五歲始聞婚于齊說者謂文姜制之令必娶齊女而齊女待年故遲遲耳此不近人情之論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文姜縱淫惡娶婦抱孫豈遂無情斷無子年踰壯禁無他娶而必娶齊女之理然則公何以至是圖婚曰前此有孟任爲夫人也孟任與公割臂而盟許爲夫人已生子般公不得背之而更娶至是必孟任已卒內主無人故更圖婚于齊也孟任既爲夫人經何以不書卒

葬曰孟任之合幾與奔同雖夫人而非夫人晉史書之而夫子削之以明夫婦之倫人道之始不可以苟合也若夫雖女之不當婚居喪之不當納幣納幣之不當親行說文郎見其非不必多爲之說也

二十有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無麥禾則饑饑而告糴宜也葵丘之會嘗明天子之禁有曰毋遏糴是饑而告糴禮之常也公穀皆譏國無蓄聚一年不熟告糴爲不正不稱公使爲私行夫國無蓄聚此其平時之過就事而論歲已饑矣不外糴何以救民故臧孫此行謂之急病可也若以爲不正則不當告糴不告糴則必坐視斯民轉溝壑而莫恤也君子之爲

國固宜爾乎又適致春秋魯臣出使第言如無有書公使者乃獨於辰之告糴以不書公使削譏其私行不知其何說也然則譏魯無蓄聚當于書無麥禾見之不當以病臧孫也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之卒卒于酅也而春秋志其卒葬見紀亡之猶存明紀季之非叛也然則何以不繫酅而繫紀紀封國也酅紀邑也紀亡酅存而猶繫之紀酅存則紀存也叔姬卒葬書而紀季之卒葬不書叔姬吾女也紀季紀侯弟非王命所封例固不得而書也

三十年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內女爲諸侯夫人生稱字卒稱字葬則稱謚如宋共姬是也（宋共姬卒葬在襄三十年）紀伯姬叔姬之葬何以不謚伯姬非于齊侯（在莊四年紀侯去國之後）無人爲謚叔姬卒于酅雖紀季尚存以微邑僅存其祀而已不敢如成國謚其夫人故並依生卒時書字亦所以憫之也

學春秋隨筆卷三終

乾隆辛巳歲
孫福重校刊